

虚拟文化的发展及其意义

孙秀成¹ 韩璞庚²

(1.南京邮电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6;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文化基因中拟虚的特质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壮大,虚拟文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虚拟文化引导着虚拟社会应用层面的技术发展、维护虚拟社会有序运转的制度体系、影响虚拟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精神,对人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虚拟文化;人的现代化;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8)09-111-116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基于不同的社会样态和时代背景,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会有一定的差异。我国学者梁漱溟先生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并进一步将文化分为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涵盖了政治制度、经济与伦理等)和物质生活三个层面。^[1]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则从精神性存在的角度定义文化,他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2]无论从哪个角度解析文化,文化都有共性和个性,或者说在共性之下有其内在的特质。每一种文化特质的形成,总伴随着从物质到精神,从自在到自觉的变化。如果从历史大视野审视,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都呈现为不同模式,如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无论是科学技术的标志性成果,还是人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或者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与内在机理,都铭刻了各自的鲜明烙印。

一、虚拟文化何以存在

从生存方式的视角理解文化,则文化自人类出现并随着群聚生活而逐渐衍生。与改造自然推进社会进步的物质文明相较,文化的进步则更体现为“拟虚”,即在行为、观念、制度、精神等方面的模仿、认可、承继与创新。在此意义上,虚拟性是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尽管如此,虚拟文化也并非文化与生俱来的样态。因为“拟虚”也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在范围、深度和力度上不断延扩。虚拟文化成为当前的一种文化样态,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融合无限放大了文化中“拟虚”的特性,从而使拟虚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方式,虚拟性不仅是虚拟社会诞生的基础,也是虚拟文化得以存在的根由。“虚拟”正在对共时态的价值理念、精神追求进行着深刻的重构。

在阐释虚拟文化之前,需要对虚拟文化早期阶段的网络文化概念进行厘清。2018年4月,在中国知网中以“网络文化”为主题可检索出16283篇文献,但“网络文化”多数是以“不言自明”的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SJS217001)。

作者简介:孙秀成,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哲学;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价值哲学。

状态存在,概念性的阐释并不丰富。以文献篇名中含有“网络文化”且以“网络文化”为关键词可检出 2985 篇相关文献,可查最早一篇文献发表于 1996 年,作者认为网络文化指“从网络上鉴别、存取和使用电子信息的能力”,^[3]并提出知识和技术是网络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该定义实际上是从素质层面阐释网络应用的必备条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从文化角度的界定。随着互联网应用在中国迅速普及,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步成为热点并持续不衰,但学者对网络文化的阐释因不同视角而存在差异,也形成了不同层面的网络文化观点。

第一层面是技术特征视角的网络文化。如匡文波博士认为,“网络文化是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的一种崭新文化,是与现实社会文化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是人、信息、文化三位一体的产物。”^[4]李仁武副教授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所进行的教育、宣传、娱乐等各种文化活动”。^[5]郑达威副教授认为,“网络文化是文化发展到网络媒体时期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形态”。^[6]李礼副教授认为,“网络文化是以网络技术发展为支撑,在网络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新型文化形式”。网络文化包含于信息文化之中,网络文化只是信息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形式。该层面主要侧重从信息传输技术或媒体传播效应来定义网络文化。

第二层面是表现形式视角的网络文化。如陈烈认为,网络文化指“互联网络中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形态所表现出的文化成果,主要包括网络新闻、动漫、网络视频和音乐、网络文学、论坛等。”^[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人类最新科技成果的互联网和手机为载体,依托发达而迅捷的信息传输系统,运用一定的语言符号、声响符号和视觉符号等,传播思想、文化、风俗民情,表达看法观点,宣泄情绪意识,垒筑起的一种崭新的思想与文化表达方式。”^[8]该层面主要侧重从文化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来定义网络文化。

第三层面是构成要素视角的网络文化。如王忠武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各种网络产品为物质依托,按照一定的网络规范组成的包含所有与网络有关的精神现象的总和。”并提出网络文化的三大层次:网络物质文化、网络制度文化和

网络精神文化。^[9]彭兰认为,网络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可以分成“网络文化行为、网络文化产品、网络文化事件、网络文化现象、网络文化精神。不同层面的网络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网络文化景观”。^[10]

第四层面是生存方式视角的网络文化。如万俊人认为,网络文化是由网络经济这一全新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以网络构成和信息交流的全球普遍化和实践操作的高度技术化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文化。^[11]翁寒松认为,数字化生存已日益成为我们的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作为折射生活基础的精神世界,其形式和内容自然会发生某些“变异”,自然要大量体现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特征,因而形成带有自身鲜明特征的网络文化。何谓网络文化,广义地说就是网络时代的人类文化。^[12]

虚拟文化是在网络社会智慧化阶段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网络文化则是虚拟文化在网络社会最初阶段的表现。因此,网络文化无论在技术基础、表现形式、构成要素乃至生存方式视角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虚拟文化的特征。从网络文化以上概念的阐释也可以看出,学界对网络文化的认识随着网络介入日常生活的广度、深度而不断深化,但其研究的重心多在网络本身而非文化,对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化精神研究并没有加以宏观的视野。文化本质上是人化,是人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以网络作为特征阐释的“网络文化”概念恰恰忽视了对“人”的关注,弱化了文化研究中的人的主体性。网络只是人在特定的对象性活动中的虚拟物理空间,并以虚拟的状态在这一特殊空间中生存。综合人的主体性立场和智能技术在网络社会发展趋势中的关键作用,以虚拟文化替代网络文化的概念更能体现虚拟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或者说,虚拟文化是网络文化在网络社会智能化阶段(虚拟社会)的新发展。本文从文化模式的角度,将虚拟文化定义为虚拟社会中逐步形成并广泛存在,由虚拟社会特有的时代精神、价值取向、制度体系、行为规范等内容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人类生存方式。

二、虚拟文化的特质

虚拟文化是在互联网智慧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化样态,根植于虚拟社会的现实基础,是

引导虚拟社会应用层面的技术发展、维护虚拟社会有序运转的制度体系、影响虚拟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精神。作为网络文化在虚拟时代新的发展阶段,网络文化的外在特征同样表现在虚拟文化上,如网络文化的构造性、开放性、多变性、民俗性、大众性等等。虚拟文化作为虚拟社会所应提倡的主流文化模式,在网络文化鲜明外在形式的基础上,需要在“质”上有更执着的坚守。

(一)虚拟文化的价值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对技术理性主义或者技术至上主义的崇信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人类生存条件不断改善、活动空间不断拓展、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传统农业社会产生了根本的区别。经过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波助澜,科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强大的核心推动力,成为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绝对力量。但在跨越的背后,工业三废的排放、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肆意破坏也正一步步侵蚀着人类共同的生存空间和成长环境,消解着人的主体性,自然正在缓慢而无情地回应着技术对它的征服。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和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谈到启蒙运动时曾认为,启蒙运动的作用表现为双重性: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启蒙运动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提升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带来了两者之间冲突。因此,启蒙运动的结果之一变成:人试图成为自然的主宰,而自然也经常带来人类的生存危机。^[13]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同时,技术至上主义对人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文化、精神、心理的影响更为深远和隐秘。行为科学奠基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在1945年出版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著作中同样指出,尽管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这种进步也拆解了社会原有的平衡。“科学的发展能够使我们认识一切,惟一的例外是,人类迄今仍不知道如何和谐地共处。”^[14]恩格斯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解上,虚拟技术与传统

技术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不是通过直接方式即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作用于现实世界,而是基于一定实践目的,通过计算机、网络、通讯、大数据处理和智能技术的广泛集成,复制出具有现实对象的物理形态的虚拟现实或创设没有现实对象的虚拟实践,而虚拟现实或虚拟实践以数字的方式存在,其可重复、可变更、可感知、可交互、可控制的特性进一步扩大了实践范围和认识对象,降低实践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非科学性,为人与自然和谐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虚拟技术在增强人类认识、发现、科学改造客观现实能力的同时,也体现在更为本质的对社会和人自由发展的推动,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联系,打破人际交往中存在的国界、层界与时空限制,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精神与思想上实现了广度、深度上的无限延伸。

(二)虚拟文化的价值承载:人类命运空间的虚拟存在

虚拟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虚拟性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样态,其现实基础是生存的主体与客体对现实生存的超越。与现实生存相比,虚拟生存则是网络社会以来所特有的生存状态。

首先虚拟生存方式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可能性。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计算机图形处理与仿真技术、人机接口技术、信号处理与传输、传感技术等通过网络把社会链接成了数字化的超级平台,形成了数字化、电子化存在的虚拟空间。人机交互与人机界面的人性化使网络主体可以通过各种软硬件配置将自己迅速“投射”到虚拟的环境中进行虚拟实践。而在信息智能处理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虚拟实践也发生着场域与介入层次的变化。当下的虚拟实践已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融通混合的时代。

其次,虚拟生存方式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客观需求。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着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的两类不同层次的需求,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即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农业社会以来,人类逐步缓解了第一层次需求对自身发展的制约,生存的意义不再被寻找维持生命存在的食物等这一类的最基本需求所

完全占据。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虽然物质世界极大丰富,但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等等却受社会发展水平、交流交往空间、沟通协调能力、信息获取渠道、个人受教育程度与个人综合素质等多重因素制约。虚拟社会由技术延伸出的网络隐匿生存、网络信息共享、网络缺席交往、网络虚拟实践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追求更高层次精神满足、并通过虚拟社会实现自我价值搭建新的平台,创造新的机遇。

再次,虚拟生存已经成为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互联网络用户通过网络浏览或网络点击进行信息的传播与链接,人与人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经由不断扩大的网络与网络的串联,网络社会逐步成长,人类在血缘结群、地域结群、文化结群等群聚方式之外,又有了网络结群的新的群聚方式。1999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动识别中心(Auto-ID)”提出“万物皆可通过网络互联”的理念,至 2005 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ITU 互联网报告 2005:物联网》,到今天 5G 的商业化,研发核心技术与抢占技术标准成为国家之间竞相发力的新领域。如果说 80 年代的虚拟生存和虚拟交往主要表现为文字的交流、90 年代表现为图形与音频的应用,当前的虚拟生存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技术层面,人机交互的目标是追求拟真的体感控制,网络互联从人与人发展到人与物、物与物,从人有意识的自主链接发展到程序控制的智慧链接;体现在经济层面,虚拟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一个涵盖全球的万亿级的市场已经形成并仍在高速增长。根据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的数据显示,世界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一半,达到 51.7%,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已经形成。

(三) 虚拟文化的价值驱动:社会批判和创新精神

网络社会形成以来,公众在享受虚拟技术所生利益的同时,最关注的莫过于形形色色的网络现象。对网络文化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认为“网络话语就是典型的现代消费文化话语,网络上的新民间文化就是大众消费的民间表达和文化言说,是现代消费意识形态的网络脱口秀。^[15]”他们认为网络文化对人具有巨大而长远的腐蚀和摧毁作用,“网络文化是泛化文化,

易使文化发生价值变异,将审美萎缩为大众快感,诱使人的追求走向庸俗化;网络文化破碎时空,易使文化发生时空变异,将历史文明挤压为平面文化,诱使人丧失历史感;网络文化模拟图像,易使文化发生形象拷贝,将文化生产矮化为复制模仿,诱使人丧失创造力;网络文化消解理想,使文化众神癫狂,将文化导向变为精神迷宫,诱使人信仰迷失”。^[16]不可否认,虚拟技术的商业性推动使得网络的负面效应得以凸显,网络在一定时期呈现出某种无序状态,如网络更易催生群体性公共事件、娱乐至上引发了很多有违公序良俗和主流价值观的网络乱象。此一问题实际是法律滞后性所导致的阶段性“法外之地”现象,主因在制度性缺失及制度执行缺位。即便如此,网络文化及虚拟文化(以下统称虚拟文化)同样也展现了其在文化进步上的整合能力,虚拟文化与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所批判的“大众文化”不同,虚拟文化并非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反对性和反叛欲望,相反,虚拟文化具有批判性的特质,无论对现实的隐射、嘲讽还是在虚拟环境中的沉浸、拟真,其形成过程都是一种新的实践形态,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或者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传达着群体的自身诉求并反映出情绪宣泄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虚拟社会强大的民间表达诉求和情绪宣泄的舆论场推动着民主的进步和国家治理的创新,其明显例证就是国内外政府管理开始转变方式,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分析等等介入管理过程,以便能够更迅捷地抓取、聚焦核心问题,帮助政府及时获取资源与信息,准确掌握民情民意吸纳民众意见,对社会热点及时做出反应。求真、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使虚拟文化在持续微创新的过程中重塑着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构建的过程,是基于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对现实社会的深度介入,其形成过程也是文化形态多样性形成的过程。虽然草根批判与精英批判可能在价值观念、观察视角、基本立场上存在差异,但是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交锋、冲突与碰撞本身就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生态。对于虚拟文化而言,批判与创新是伴生的两个范畴,推动着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以及两者和谐共存的理性省思。

三、虚拟文化之于现代化的意义

虚拟文化是文化的子集,具有文化的共同属性,也因其生成于虚拟社会之中而具有其特殊的阶段性特征。不过如果将虚拟文化与虚拟社会之间的关系简单表述为决定与被决定,或者说将虚拟文化的作用简单化地理解为因为虚拟技术带动虚拟社会发展而被动地对虚拟社会进行反作用,虚拟文化的价值就被片面化和边缘化。虚拟社会尚处于成长之中,既有现实社会生活方式与虚拟社会生活方式的交织和碰撞,也存在着相互叠加的生活方式的衍化与生长。对虚拟生活追崇与欢呼的同时,却对虚拟文化秉持着内心深处的贬低与排斥,这种观念不仅忽视了虚拟文化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忽视了虚拟文化对人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虚拟文化提供了加速人的现代化所需的客观要素

人的现代化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系统地阐释人的现代化的理论,但是在实践层面却全面提升了人的现代化水平。人的超自然性是人的生命本性,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性”。马克思曾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他更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仅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也包含着人与自身的关系。一方面虚拟社会技术革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创造了实现现代化更好的物质基础,满足着人的基本需求并为人类追寻更高的精神需求创造了更好的外部条件。对虚拟技术的追寻与运用可以更深刻、全面和精确认识自然、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最大限度的和谐共处,增强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另一方面,虚拟文化为人的现代化创造一个更宜成长的关系网络。虚拟社会的存在首先源自及时传递信息的客观需求并在此基础上由点及面构建而来,对个体而言,虚拟生存方式的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迅捷性等特质促进了人的普遍交流,加速了人的社会化进程,增强了人的现代化能力,也激发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和创造性思维。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当代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

《人是什么》一书中甚至认为“人就是交往,就是关系”;马克思同样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关系是在实践活动中开展的,人的现代化也是在不断丰富社会关系中递进。虚拟社会使人处于各种关系构建起来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中,虚拟存在与虚拟交往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人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甚至影响社会进步的重大事件产生了某种迅捷的“短链接”。这种对社会新的认识方式和新的实践方式使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呈现更紧密的互促互动关系。就人与自身关系的现代化而言,虚拟文化无疑为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虚拟文化契合了中国向后工业国家跨越转型的精神需求

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中两个不同面。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具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人的现代是现代化的主体因素。中国工业化进程即使从洋务运动起算亦不过150余年,其中外国的不断入侵和内战占据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中国漫长历史中,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长达一千余年,中国文化也以其核心价值的影响力和结构的稳定性维系着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并主导着社会的运转。几千年的文化超稳结构,使得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这两大工业文明支柱难以融入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水平。纵观西方历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次思想解放奠定了西方社会工业化的文化基础。文艺复兴倡导个性解放,宣扬了以人为中心而不是神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宗教改革推动了世界性的政教分离,对欧洲国家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所推崇的伦理规范与生活方式;启蒙运动则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更加强调理性、人文主义的思想也更系统、更全面。这一系列的思想解放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活动图式,契合了工业文明文化精神的根本内涵,成为工业文明进步的推进器和加速器。同时历

史也显示,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也都以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运动为先导。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实行锁国政策,国力衰微,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重冲击。明治维新启动现代化改革运动,实行“文明开化”,大量翻译西方著作,提倡全面学习西方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将日本由一个“东方国家”脱胎换骨成为“西方国家”,为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扫清障碍。反观中国的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开始直至新中国建立,其进程便处于不断的中断和失败之中。其间固然受国内外政治环境、战争等客观因素的掣肘,但传统社会与工业文明的错位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的现实原因。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分析洋务运动失败时认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每一方面受到影响”。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无论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大量翻译引进西方著作,其目标都是在改变人的思想。在洋务运动之后虚拟社会之前,对中国社会进程影响最大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莫过于新文化运动和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发展方向,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回归到实践本身,为改革开放铺平道路。其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法性,实现了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理论问题的突破。如果说前两次思想解放解决的是宏观层面的方向、理论和体制问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引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那么虚拟文化的推动作用更体现为自下而上的倒逼,由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局部变化逐次引发全局变化。

虚拟文化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互联网。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创新,其普及速度和社会影响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的技术创新,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也是其他技术创新所难以逾越。互联网将传统社会的

封闭、孤立、粗放、保守推向了虚拟社会的互动、开放、共享、协作、精准。虚拟社会无论东方或西方,其基于互联网而发生和成长的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都有其共通性,在推进虚拟社会技术进步和社会成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亦有其相近之处。在虚拟文化精神与社会进步的契合上,中国与世界同步。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奋力追赶或在局部弯道超越,那么进入虚拟社会之后,“互联网+行动计划^①”和虚拟文化的高度契合将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更好的文化促动力。

参考文献:

- [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2:9-10.
- [2]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
- [3] 王瑞华.用户教育与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文化[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6(2):58-59.
- [4] 匡文波.论网络文化[J].图书馆,1999(2):16-17.
- [5] 臧学英.网络时代的文化冲突[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4):68-71.
- [6] 郑达威.网络文化的演变与传播工具的公共性[J].当代传播,2016(1):15-19.
- [7] 陈烈.浅谈我国网络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J].清江论坛,2008(3):27-28.
- [8] 尹韵公.论网络文化[N].光明日报,2007-03-25.
- [9] 王忠武.网络文化与社会发展[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1):122-124.
- [10] 彭兰.网络文化发展的动力要素[J].新闻与写作,2007(4):6-8.
- [11] 万俊人,郭良.网络文化:到底怎样认识你[N].中国青年报,2000-09-03.
- [12] 翁寒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文化[N].科技日报,2001-09-21.
- [13] 王晓方.从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56-161.
- [14] (美)乔治·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9.
- [15] 欧阳友权.网络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J].中国图书评论,2007(6):70-73.
- [16] 赵福生.网络文化异化属性的哲学批判[J].学术交流,2013(8):18-22.

[责任编辑:明秀丽]

^①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